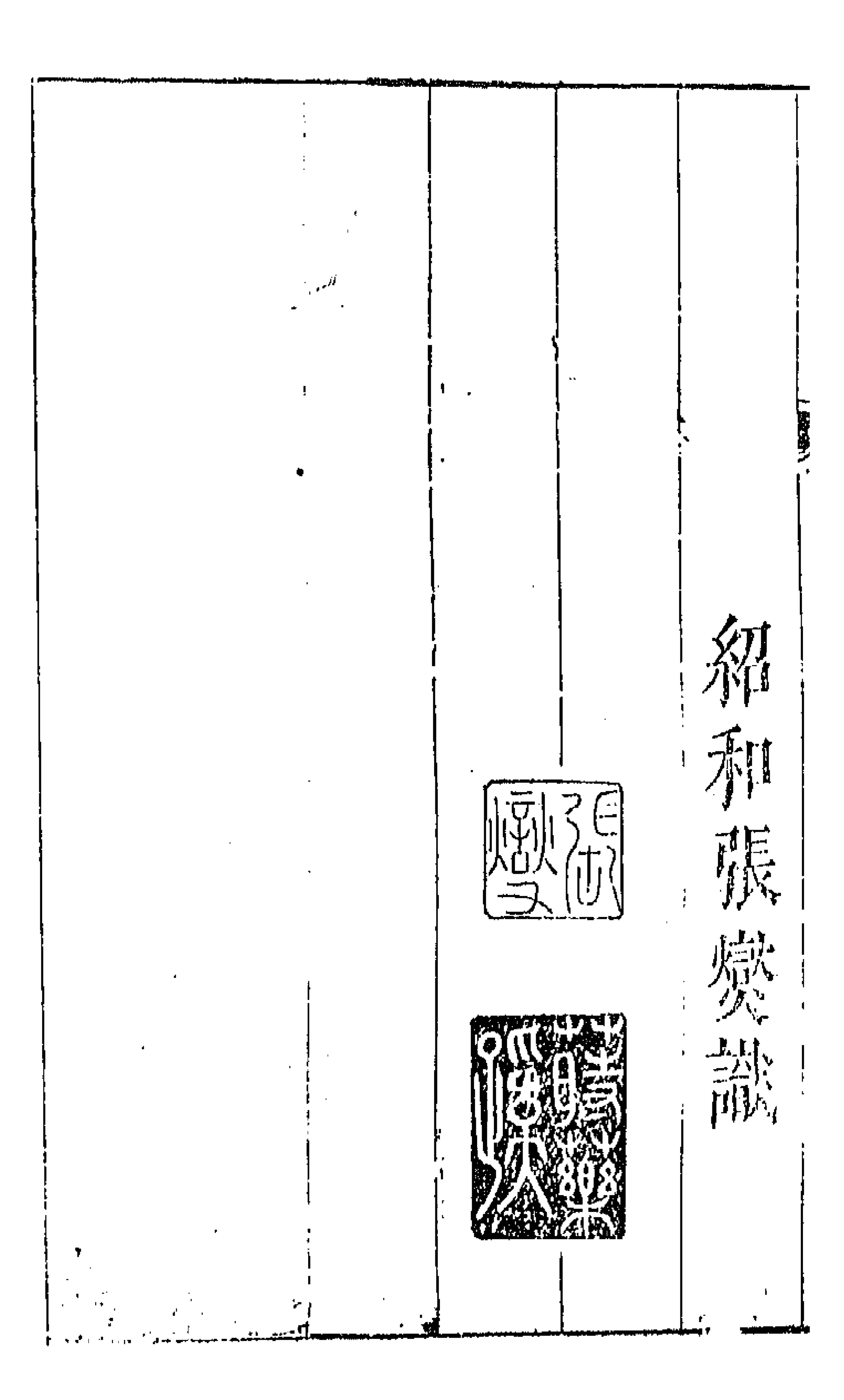
七十二家集

夏侯常侍集引

夏侯將種追其盛也太初玄悟騰構于魏朝孝若綺藻流芬于晉世風儀韶秀迭炳國華所謂芝草越根澧水踰源者也湛與潘安仁並時連璧湛泰始初郎

對策為郎岳亦早辟司空府以
泰始中獻籍田賦想其解小登
仕亦同塵接裀晉書二人同傳
而湛為首乃鍾仲偉詩評稱孝
若晚進見重安仁此誤也湛文
視岳稍遜然沈至處正復不近

然則官階微躓退作抵嶷烋勝滯之乾沒不休年壽早彫遺命薄葬又勝滯之弁命東市賊季倫白首同歸之識也若補亡之詩友于之誥天性夙篤內行聿修正乃克荷門風頓超儕伍矣



紹和張燮識

夏侯常侍集目錄

卷之一

賦

詩

傳

外祖母憲英傳

附錄

夏侯常侍集卷之一

晉譙國夏侯湛孝若著
明閩漳張　燮紹和纂

賦

雷賦

伊朱明之季節兮暑熾赫以盛興扶桑煒以揚燎兮雷火曄以南升大明熙其潛曜兮天地鬱以同蒸掣丹霆之皓琰兮奮迅雷之崇崇馳洪音於天上兮激駭響於地中徒觀其霰雹之所

極鏊火石之所燒爍雲雨之所洗沃流潦之所淹濯當衝則摧破遇波則纖溺山林爲之崩溢群生爲之震辟是以大聖變於烈風小雅誚於天高嗟乾坤之神祇兮信靈化之誕惕故先王之制刑擬雷霆於征伐恢文德以經化兮耀武義以崇烈苟不合於大象兮焉濟道以成哲

春可樂賦

春可樂兮樂東作之良時嘉新川之啓萊悅中疇之發菑桑冉冉以奮條麥遂遂以揚秀澤苗翳渚原卉耀阜春可樂兮樂崇陸之可娛登夷岡以迴眺超矯駕乎山隅綴雜華以爲蓋集繁蕤以飾裳散風衣之馥氣納戚懷之潛芳鷰交交以弄音翠翾翾以輕翔招君子以偕樂攜淑人以微行

秋夕哀賦

秋夕兮遥長哀心兮永傷結帷兮中宇屣履兮
閑房聽蟋蟀之潛鳴覩遊鴈之雲翔尋脩廡之
飛簷覽明月之流光木蕭蕭以被風階縞縞以
受霜玉機兮環轉四運兮驟遷銜恤兮迄今忽
將兮涉年月往兮哀深歲暮兮思繁

秋可哀賦

秋可哀兮哀秋日之蕭條火廻景以西流天既清而氣高壤含素霜山結玄霄月延路以增夜日遷行以收暉屏絺綌於篋笥納綸縞以授衣秋可哀兮哀新物之陳蕪綢篠朔以歛絺窓葉擑以隕疎鴈擢翮於太清燕蟋形乎榛墟秋可哀兮哀良夜之遥長月翳翳以隱雲時籠籠以投光映前軒之疎幌炤後帷之閑房拊輕衾而不寐臨虛檻而褰裳感時邁以興思情愴愴以

合傷

大暑賦

惟青春之謝兮接朱明之季月何太陽之赫曦乃鬱陶以興熱於是大呂統律祝融紀節蒸潛外熙太陰內閉若乃三伏相仍徂暑彤彤上無纖雲下無微風扶桑艴其增熿天氣躔其南升爾乃土墳壢坼谷枯川竭寒泉潛沸冰井騰沫洪液蒸於單篚兮珠汗霑乎絺葛溫風翕其至兮君灑湯於玉質沃新水以達夕振輕箑以終日

禊賦

羨暮春之嘉辰美靈氣之和柔結方軌於泰路敷令節而宣遊爾乃[illegible]鈴鳴擢翠旗垂繁纓徵雲乘軒清風卷旌飛輪焱起良馬電驚車駕鱗萃男女霧會服煥羅縠翠翳連蓋縈香九於素襟結九齡乎時外粲爛陁䡚焜煒發越若乎朝春挺葩夕霞抱月爾乃臨清流背緑柯雲暮高接丹組四羅

漈田賦

嬉於東寧之廣陸步于大野之長京察田疇之

疆畔覩遊雉之逸形

夜聽笳賦

越鳥戀乎南枝胡馬懷夫朔風惟人情之有思乃否滯而發中南閭兮拊掌北闕兮鳴笳鳴笳兮協節兮唱兮相和相和兮諧慘激暢兮清哀奏烽燧之初驚展從繇之歎乖伸葉兮更纏遷調兮故顏披涼州之妙操搦飛龍之奇引垂幽蘭之游響來楚妃之絕歎放鵾雞之弄音散白雪之清變

鞞舞賦

專奇巧於樂府兮苞殊妙乎伶人匪繁手之末流兮乃皇世之所珍在廟則格祖考兮在郊則降天神納和氣於兩儀兮通克諧乎君臣協至美於九成兮等太上乎曆文

雀釵賦

覽嘉藝之機巧特精思於雀釵收泉珍於八極納瓌異以表奇布太陽而擬法妙圓圓而應規於是妍姿英妙之徒相與競雙飛籠並脩嫩理袿襟整服飾紫玄眉之琰琰收紅顏而發色流盼閑步輕袂翾翾恃炫髻以相邀常逍遙而侍側昔先王興道立教崇卑讓以致賢不留志於華好

釭燈賦

殊珍寶器奇像妙工取光藏煙致乃金銅融冶甄流陶形定容術乃隱以金翳疏以華籠融素膏於回盤殘朱耀於綺窓宣耀蘭堂騰明廣宇熠煜煸于茵筵煥炤焮乎屏組

繳彈賦

張弱弓理繁繳望大群以送九霄過放而必獲

觀飛鳥賦

見逸遊之高鳥邈飄颻而殊逝摧華毛以迅騖廻勁翮以揚勢披六翮之聯翩振輕體之迢遞遂乃矜形遼廓馮虛安翔翩翻裵徊上下頡頏動素羽之習習亂白質於日光玩流氣以差池弄長風以抑揚攝雙翅以高舉企脩頸以儴佯目恍妙勢心嘉羽儀受惠音之嚶嚶美弱翰之參差輕高翥於景外又抑身乎雲湄乍來乍往若懸若垂象流星之離天似圓物之墜危何斯

遊之自得詠逸豫之可希苟臨川而羨魚亦觀鯽而樂飛

玄鳥賦

觀羽族之群類美玄鳥之翔集順陰陽以出處隨寒暑而遊蟄擢翩翩之麗容揮連翩之玄翼挺參差之脩尾發緇素之鮮色及至大火西景商風吹衣遂匿形於深穴斂六翮而不飛含靜泊以克肌喻至和之精粹澹恬心以去欲故保生而不匱處衆物之爲害獨棄林而憑人不驚畏以自疏永歸馴而附親有受祥而皇祗故遺卵而生殷惟帝皇之嘉美寘高禖以表神類鸞

皇之知德象君子之安仁術乃銜泥構巢營居傳稱燕一喙而不已終累泥而成屋拾柔草以自藉採孺毛以爲蓐咀清惠之冷音永吟鳴而自足

獵兎賦

爾乃乘露箱御良馬循戈接於廣漠兮矢連於曠野端眺蒿萊樆野榛穢落日攢慨傍窺蓊薈覘毚兎之所隱乃精望而審發弦絶箭激驚伏僉幾擾陵危險覔歷岡阜留罾挂於重林睞罝結於迴藪密驚視於草間暫見之於蒙茸擬以鋭殳規以良弓覩毫末而放鏃乃殪之於窟中或紛繳赫以驚鶩影跳踈而揚白擢輕足之氂氂振遊形之躍躍兮不暇彎罝不及慕爾乃鷹

鶤翮以飄揚勁翼譾而下俯焉釋悝以長鬱
騰空而陵厲翕習於迴川之間繚繞於山澤之
際盤紆遊田其樂泄泄心既倦兮日遲命輿儔
兮將還息徒蘭圃秣驥華田目流歸鴻手揮五
絃優哉游哉聊以永年

愍桐賦

有南國之陋寢植嘉桐乎前庭閼洪根以誕茂豐脩幹以繁生納谷風以疏葉含春雨以濯莖濯莖夭夭布葉藹藹蔚童童以重茂蔭蒙棲而相蓋蔽陰澹之南表覆陽向之北外於是詰朝之暇步趾前廡春以遊目夏以清暑昔詩人之所稱美厥生之攸奇植匪尚其不滋識非條其不儀

芙蓉賦

臨清池以遊覽觀芙蓉之麗華潛靈藕於玄泉擢修莖乎清波煥然蔭沼灼爾星羅若乃迴縈外散菡萏內離的出點發葉恢花披綠房翠蔕紫飾紅敷黃螺圓出垂蕤散舒纓以金牙點以素珠固陂池之麗觀尊終世之特殊爾乃采淳葩摘圓質析碧皮食素實味甘滋而清美同嘉異乎橙橘槃嘉果以作珍長充御乎口實

石榴賦

覽華圃之嘉樹兮羡石榴之奇生滋玄根於夷壤兮擢繁榦於蘭崖霑靈液之粹色兮含渥露以深滎若乃時雨新稀微風扇物藹萋萋以鮮茂兮紛扶輿以蓊鬱枝掺穇以環暴兮葉鱗次以周密纖條參差以窈窕兮洪柯流離以相排於是乎青陽之末朱明之初翁微煥以摛釆兮的宿瑹以揚敷接翠萼於綠蔕兮冐紅牙以丹鬚赩然含蕤璀爾散珠若乃叢紕始褩聚葩方

離潛蟬蜿鹽綠采未披照灼擢列熒爍支乖豈

醒解飭怡神實氣冠百品以奇仰邈衆果而特

貴

宜男花賦

淑大邦之奇草兮應則百之休祥稟至貞之靈氣兮顯嘉名以自彰冠衆卉之挺生兮承木德於少陽體柔性剛蕙潔蘭芳結纖根以立本兮靈濕液於青雲順陰陽於滋茂兮笑含章之有文遠而望之若丹霞照青天近而觀之若芙蓉鑒綠泉萋萋翠葉灼灼朱華曄曄若珠玉之樹煥若景宿之羅見后妃之盛飾兮登紫微之內庭回日月之輝光兮隨天運以盈虛

朝華賦

洛神樹之脩與寔積陽之純精蛻潛根以誕節據川壤以擢莖倚日升而朝華玄景逝而夕零逮明晨而繁沸若靜夜之衆星長莖擢遮柔條列布濯靈柯於時雨滋逸杰於豐露灼熀熀以煒煒獨崇朝而達暮於是其樹蒼蒼纖枝𩙪𩙪潛光玉朗綠葉翠鮮

浮萍賦

步長渠以遊目兮覽隨波之微草紛漂潎以澄茂兮羌孤生於靈沼因纖根以自滋兮乃逸蕩乎波表散圓葉以舒形兮發翠綠以含縹蔭脩魚之華鱗兮翳蘭池之清渟既澹淡以順流兮又雍容以隨風有纚薄於崖側兮或迴滯乎湍中紛上下其靡常兮漂往來其無窮仰熙陽曜俯憑綠水渟不安處行無定軌流息則寧濤擾則動浮輕善移勢危易盪似孤臣之介立隨排

擠之所徃內一志以奉剛兮外結心以絶黨滓
出水而立枯兮士失據而身枉覩斯苗而慷慨
兮固知直道之難爽

薺賦

寒冬之日余登乎城跬步乎北園覩衆草之萎悴覽林果之零殘悲纖條之槁擢慜枯葉之飄殫見芳薺之時生被畦疇而獨繁鑽重冰而挺茂蒙嚴霜以發鮮含盛陽而弗萌在太陰而斯育永安性於猛寒羌無寧乎煖燠齊精氣於款冬均貞固乎松竹

瓜賦

入菓林造瓜田摘虎掌拾黃班落蔕雕卅漬於清泉

詩

周詩

敘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其亡故云周詩也

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夕定晨省春朝侍昏宵中告退雞鳴在門孳孳恭誨夙夜是敦

山路吟

夙駕兮待明陟山路兮遐征昌晨朝兮入大谷

道逶迤兮嶽氣清攬轡兮抑馬踟躕兮曠野曠
野曠兮遼落崇岳兮嵬崒丘陵兮連離卉木兮
交錯淥水兮長流鬱濤兮排石

江上泛歌

悠悠兮遠征倏倏兮曁南荆南荆兮臨長江臨
長江兮討不庭江水兮浩浩長流兮萬里洪浪
兮雲轉陽侯兮奔起驚濤兮垂天鯨魚兮岳跱
蘼蕪紛兮被阜陸脩竹鬱兮翳崖趾望江之南
兮遨目桂林桂枝蓊鬱兮鵾雞揚音凌波兮願

濟舟楫不具兮江水深沈嗟廻聆於北夏何歸
軫之難尋

離親詠

剖符兮南荆辭親兮遐征發軔兮皇京夕臻兮
泉亭撫首兮内顧按轡兮安步仰戀兮後塗俯
歎兮前路既感物以永思兮且歸身乎懷抱荷
遑親以從利兮匪曾閔之攸寳覩微榮之瑣瑣
兮知吾志之愈小獨申悃於一心兮懃報德之
彌少

長夜謳

日暮兮初晴天灼灼兮遐清披雲兮歸山垂景兮照庭列宿兮皎皎星稀兮月明亭檐隅以逍遥兮盼太虚以仰觀望閶闔之昭晰兮麗紫微之輝煥

寒苦謳

惟立冬之初夜天慘懍以降寒霜皚皚以被庭冰溏瀨於井幹草槭槭以疏葉木蕭蕭以零殘松隕葉於翠條竹櫂柯於緑竿

征邁辭

上伊闕兮臨川捫駿馬兮授轍中衢兮截轍歛鞚兮盤桓

夏侯常侍集卷之二

晉譙國夏侯湛孝若著

明関濬張　燮紹和纂

設難

抵疑

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嶷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揮翼初儀而受卿尹之

舉溢典籍之華談先王之言入閒闔躡丹墀染雕管吐洪輝于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棲五春龍蟠六年英耀秃落羽儀摧殘而獨雖容藝文湯駘儒林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費精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已薄矣而終莫之辯宜吾子之陸沈也且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親也富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

雖叩牛操築之客佣賃抱關之隸負俗懷譏之士猶將登爲大夫顯爲卿尹於何有寶咳唾之音愛錙銖之力向若垂一鱗回一翼令吾子蹤其飛騰之勢挂其羽翼之末猶奮迅於雲霄之際騰驤於四極之外今乃金口玉音漠然沉默使吾子栖遲窮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饑色吝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東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亦二三公之蔽賢也寔吾子之拙慤也吾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知

之矣吾子所以褒飾之大矣周酹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過承古人之詡抑因于大夫之忝在敝室敢布其腹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槩乎客曰敢祇以聽夏侯子曰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諸巳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戶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頗閱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

朝蒙薮而當紛挐進不能拔群出萃却不能抗
排當世志則乍顯乍昧文則乍幽乍蔚知之者
則謂之欲逍遥以養生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遑
追以求達此皆未是僕之所置也僕又聞世有
道則士無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不在量其力
是以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酬問僕東野之鄙人
頑直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廷之情
不能倚靡容悅出入崎傾逐巧黠姸嘔喁辯佞
隨群班之次伏簡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之

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露狂簡而增塵垢縱使心有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爲四境海內無虞萬國玄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響黎苗之樂函夏若遊形之招惠景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茅起林藪御青瑣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兗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有司不

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辭此執政之所厭鬬也若乃群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坐而論道者又克路盈窺背縱玉階之內飽其究牘矣若僕之言皆進士之說消磨灰爛垢辱招穢適可克衛士之爨盈掃除之器譬猶撥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令大爐增勢若燎原之煙彌天之雲噓之不益其熱噏之不滅其氣今子見僕入朝暫對便欲坐望高位吐言數百便謂陵轢一世何吾子之

失評也僕固脂車以須放秣馬以待郡反耕於枳落歸志乎淵瀨從容乎農夫優游乎卒歲矣古者天子畫土以封群后群后受國以臨其邦懸大賞以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為務受任者以進才為急今也則九州為一家萬國為百郡政有常道法有恒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邑之搢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胤弘風長譽推成而進悠悠者皆天下

之彥也諷誥訓傳討訾譜儒墨說玄虛僕皆不
如也二三公之節僕於凡庸之畢顯僕於細猥
之中則為功也至矣時而清談則為親也周矣
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
思危對食而肴乾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為
靜以寡交為慎以弱斷為重以怯言為信不知
士者無公誹不得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
契咎益伊呂周召之倫叔豹仲熊之儔稽古則
踰黃唐經緯則越虞夏蔑昆吾之功嗤桓文之

勳抵掀管仲嗟跎晏嬰其還則欲升鼎湖近則欲超太平方將保重裔神獨善其身玄白冲虛仡爾養直雖力挾太山將不舉一羽揚波萬里將不濯一鱗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蹴躄鄙事取才進人此又吾子之失言子獨不聞夫神人乎噏風飲露不食五穀登太清遊山嶽靡芝之草弄白玉不困而獨備無假而自足不與人游同嗜欲不與世務齊榮辱故能入無窮之門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進賢客曰聖人

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不懷状奮氣發謀出奇使鳴鶴受和好爵見縻抑乃沈身郎署約志勤思不亦羸哉且伊尹之干成湯甯戚之廷桓公或投巳鼎俎或庸身飯牛明廢興之機歌白水之流德入殷王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廚而登阿衡甯戚出車下而階大夫外無微介內無請謁矯身擢手徑躋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以慷慨乎晏侯子曰嗚呼是何言歟富與貴是

人之所欲非僕之所惡也夫干將之劒陸斷狗馬水截蛟龍而鉛刀不能入泥騏驥騄駬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駑蹇不能適畝百鍊之鑑別鬚眉之數而壁土不見泰山鴻鵠一舉橫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此利鈍之較優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僕已上朝堂畢世問不過知所知而僕已竭心思盡才學意無雅正可準論無片言可採是以頓於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爲其

不自衒哉予不嫌僕德之不稱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僕未以此爲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尚隱遊以徼文傅說操築以宿王甯戚擊角以要君此非僕所能也莊周駘蕩以放言君平賣卜以自賢接輿陽狂以蔽身梅福棄家以求仙又非僕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節於延陵揚雄覃思於太玄伯玉和柔於仕懷柳惠三絀於士官僕雖不敏竊頗彷彿其淸塵

羊秉序

羊秉爲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若爲之叙極相讚悼羊權爲黃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湛作羊秉叙絕可想是卿何物

秉字長達太山平陽人漢南陽太守續曾孫大父魏郡府君即車騎掾元子也府君夫人鄭氏無子乃養秉齠齓而佳小心敬愼十歲而鄭夫人薨秉思容盡哀俄而公府掾及夫人並卒秉群從父率禮相承人不間其親䟽䟽如也仕參

撫軍將軍事將奮千里之足揮冲天之翼俯乎
春秋三十有二而卒昔罕虎死子產以爲無與
爲善自夫子之沒有子產之歎矣下後有子男
又不育是何行善而禍餘也豈非司馬生之所
惑歟

從祖叔權幼權序

稱字叔權自孺子而好合聚羣兒為之渠帥戲必為軍旅戰陳之事有違者輒嚴以鞭撻衆莫敢逆淵陰奇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為耳安能學人年十六淵與之田見奔虎稱驅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名聞太祖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與文帝為布衣之交每讌會氣陵一坐辯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游年十八卒弟榮字幼權幼聰惠七歲能

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逃死乃奮劍而戰遂沒陣

誥

昆弟誥

惟正月才生魄洪若曰咨爾昆弟淳瓏瑠謨總瞻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又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戲古之載于訓籍傳于詩書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爾其專乃心一乃聽祇礪乃性以聽我之格言淳等拜手稽首湛若曰嗚呼惟我皇乃祖滕公肇釐厥德厥功以左右漢祖弘濟于艱君用埀

祚于後世世增敷前軌濟其好行美德明允相
繼冠冕胥及以逮于皇曾祖愍侯寔亮魏祖用
康乂厥世遂啓土宇以大綵厥勳于家我皇祖
穆侯崇厥基以允釐顯志用恢闡我令業維我
后府君侯祗服哲命欽明文思以熙祟我家道
丕隆我先緒欽若稽古訓用敷訓典籍乃綜其
微言嗚呼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圖緯六藝及
百家衆流罔不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洪範九疇
彝倫攸敘乃命世立言越用繼尼父之大業斯

文在茲且九齡而我王母薛妣燮遐我后孝思
罔極惟以奉于穆侯之繼室蔡姬以致其子道
蔡姬燮遐臨于穆侯之命厥禮乃不得成用不
祔于祖始惟乃用嬲其求蔡厥乃以疾辭位用
遜于厥家布衣席藁以終于三載厥乃古訓無
文我后丕孝其心用假于厥制以穆于世父使
君侯惟伯后聰明睿智夾世載德用慈友于我
后我惟丕烝是虔罔不克承厥誨用增茂我敦
篤以播休美于一世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

匪懈日鑽其道而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我用欲罷不敢豈惟于躬是惺寔令跡是奉厥乃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豈唯令跡是畏寔爾猶是儀嗚呼于其微哉命于閨之周之有至德有婦人焉我姆氏羊姬宣慈愷悌明將篤誠以撫訓群子厥乃我亂齒則受厥教于書學未遑惟寧敎詩書禮樂學孳形倦我有誠惟與汝服厥諭惟仁義惟孝友是尚憂深思遠祇以防于微翳義形於色厚愛平恕以濟其寬裕用緝和我七子訓

廸我五姊惟我兄弟姊妹來循愼行用不辱于
冠帶寔毋氏是憑于其為政甚裕惟毋氏仁之
不行是戚于其望色思寬獄之不情務之不泰
是訓于其納戒思詳嗚呼惟毋氏信著于不言
行感于神明若夫恭事于蔡姬敦穆于九族乃
高于古之人古之人厥乃千里承師姻我惟父
惟毋世德之餘烈服膺之弗可及景仰之弗可
階汝其念哉俾群弟天祚于我家俾爾咸休明
是履淳英哉文明柔順琬乃沉毅篤固惟瑠厥

淸粹平理謨茂哉儁哲實亮總其弘肅簡雅贍乃純鑠惠和惟我蒙蔽極否于義訓曉爾六躬汝其滋義洗心以補予之尤予乃亦不敢忘汝之闕嗚呼小子贍汝其見予之長於仁未見予之長於義也贍曰俞以如何湛若曰我之肇于總角以逮于弱冠暨于今之二毛愛學于先載納誨于嚴父慈母于其敬怠于厥身而匡予之纖介翼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嘗不知予知之適改惟沖子是賴予覩于心愛于中敬于貌厥

乃口無擇言柔志且亦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厥其成予哉用集我父母之訓庶則儔與邇可遠在茲瞻拜手稽首曰俞湛曰都在脩身在愛人瞻曰吁惟聖其難之湛曰都厥不行惟難厥行惟易淳曰俞明而昧崇而卑沖而恒顯而賢同而凝厲而柔和而矜湛曰俞乃言厥有道淳曰俞祗服訓湛曰來琬汝亦昌言琬曰俞身不及於人不敢隳於勤厥故惟新湛曰俞瑫亦昌言瑫曰俞滋敬于己不滋敬于己惟敬乃恃無志

有耻湛曰俞謨亦昌言謨曰俞無忘於不可不虞形貌以心訪心於虞湛曰俞總亦昌言總曰俞若憂厥憂以休湛曰俞嚮亦昌言嚮曰俞復外惟內取諸內不忘諸外湛曰俞休哉湛拜拜手稽首湛亦拜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復哉家道休哉世祚悠哉百祿用哉又作歌曰訊德恭哉訓翼從哉內外康哉皆拜曰欽哉

贊

東方朔畫贊 并序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爲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迹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

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群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材倜儻儁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算幽賛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

謂振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訶者又以先生噓吸冲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僊神交造化靈爲星辰此又奇怪惚怳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覲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遥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遯居貞退不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

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汚若浮樂在必行處淪罔憂跨世陵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迹朝隱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榱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虞舜贊

君虞愔愔揖讓鼓琴垂拱臨民詠彼南音世濟道玄天下混心民思王度如玉如金

左丘明贊

蓋聞讒勝君子道憂丘明達聖致志春秋微言難旁行不流庶幾斯文希志訓猷

顏子贊

[illegible]卓知微體深研機明象介石量同聖師振櫝周淵在言靡遺仰諸惟高瞻之攸希

閔子騫贊

聖既擬天賢亦希聖烝烝子騫立體忠正于祿辭親事親盡敬絶心景迹擢辭流詠

莊周贊

邈邈莊周騰世獨遊遨時放言齊物絶尤垂勸一壑取戒犧牛望風寄心託志清流

管仲贊

堂堂管生志存興仁仁道在己唯忠無身色辱遠害思濟彝倫心寄鮑子動成生民

鮑叔贊

鮑叔悄悄式昭德音綢繆薇叔二人同心厥芳猶蘭其堅如金進進景迹君子攸欽

范蠡贊

悠悠范子求仁在已進報危國退弘妙理身與勲偕名與身否逸群遠游永齊終始

魯仲連贊

峩峩先生有邈其節流仁憂亂抗道自絜隨事抑揚與時開闔在幽能泰處悶惟悅

傳

外祖母憲英傳

憲英聰明有才鑒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爲太子旣而文帝得立抱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爲大將軍曹爽參軍司馬宣王將誅爽因爽出閉城門大將軍司馬魯芝將爽府兵犯門斬關出城門赴爽

來呼傚俱去傚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天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以後事付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行以驕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傚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傚曰然則傚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

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爲人孰擲而棄其事不祥不可也且爲人死爲人任親昵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宣王果誅爽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逮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從子羊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爲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祜曰季毋勿多言其後會請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見鍾會之出吾爲國憂之矣今日難至吾家此國之大事必不

得止也琇固請司馬文王文王不聽憲英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毋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汝其慎之琇竟以全身憲英年至七十有九泰始五年卒

附錄

夏侯湛傳　唐太宗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祖威魏兗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少爲太尉掾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後選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爲野王令以卹隱爲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閑優游多暇乃作昆弟

詣居邑累年朝野多歎其屈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遷太子僕未就命而武帝崩惠帝即位以爲散騎常侍元康初卒年四十九著論三十餘篇別爲一家之言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岳因此遂作家風詩湛族爲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極珍及將没遺命小棺薄斂不修封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深達存亡之理

史臣曰孝君撥蔚春華時標麗藻覩其振擬詮
理本窮通於自天作詁敷文派英聲於孝悌言
淵致遠殊有大雅之風烈焉
替自湛稱弄翰擬彩彫煥才高位卑往哲攸嘆

夏侯常侍誄　　晉潘岳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掾賢良方正徵爲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中書郎南陽相家艱乞還頃之選爲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天子以爲散騎常侍從班列也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於延嘉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克明克聖光啓夏政其在于漢邁勲惟嬰思弘儒業小大雙名顯祖曜德

收克及荆爻守淮岱治亦有聲英英夫子灼灼
其儁飛辯摛藻華縈玉振如彼隋和發彩流潤
如彼錦繢列素點絢人見其表莫測其裏徒謂
吾生文勝則史心照神交唯我與子且歷少長
逮觀終始子之承親孝齊閔參子之友悌和如
瑟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唱高猶賞爾音
弱冠厲翼羽儀初升公弓既招皇輿乃徵內贊
兩宮外宰黎蒸惠飭允著清風載興洪彼樂都
寵子惟王設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

南陽惠訓不倦視人如傷乃脊北領辭祿延熹余亦偃息無事明府疇昔之游二紀于茲班白携手何歡如之居吾語汝衆實勝寡人惡儁異俗疵文雅誂戟疲楊長沙投賈無謂爾高恥居物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慨然嘆曰道固不同爲仁由已匪我求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莫涅匪緇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申雖不爾以猶致其身獻替盡規媚茲一人讜言忠謀世祖是嘉將僕儲皇奉辭承華先朝末命聖烈顯加

入侍帝闈出光厥家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宜享
遐紀長保天秩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知命
中年隕卒嗚呼哀哉惟爾之存匪爵而貴甘食
美服重珍兼味臨終遺誓求錫爾類斂以時襲
殯不簡器誰能拔俗生豐其褒孰是養生而薄
其葬淵哉若人縱心條暢傑操明達困而彌亮
柩輅既祖容體長歸存亡永訣逝者不追望子
舊車覽爾遺衣愊抑失聲迸涕交揮非子爲慟
吾慟爲誰嗚呼哀哉日往月來暑退寒襲零露

霜凝勁風淒急悽慘爾其傷念我良執適于素舘
撫孤相泣前思未弭後感仍集積悲滿懷逝矣
安及嗚呼哀哉

遺事

山濤啓事云太子舍人夏侯湛有盛才而不長治民有益臺閣在東宮已久今殿中郎缺宜得才學不審其可參此選否也

夏侯湛著魏書見陳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

夏侯湛之爲南陽爲范蠡立廟水經註

集評

夏侯孝若且體而皆微　文心雕龍